



何建明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、八、九届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。40余年创作出版60余部作品，代表作有《如诗的大地：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》《浦东史诗》《革命者》《南京大屠杀》《那山，那水》《国家》等，曾多次荣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等。作品改编电影、电视剧13部，被译介到十几个国家。

何建明：为新疆献上如诗作品

□本报记者 李婧璇

“我想为伟大祖国献上一部又一部如诗的作品。”在最新报告文学《如诗的大地：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》新书首发式上，何建明如此动情地说道。

在深耕报告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何建明堪称“劳模”。对于这部耗费自己极大心血的新作，何建明坦言非常值得，作为一名写作者，能写新疆是一种荣幸：“今天的新疆，就像书名‘如诗的大地’一样，是一首诗，一首经典诗，一首优美的诗，一首读者都应该读的诗。”

新疆的广袤超乎想象

相较何建明上一部书写新疆题材的《石榴花开》，《如诗的大地》则是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年来的伟大历史进程。对此，何建明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时用了一句形象的比喻说道，如果把两者与一座“天山机场”类比，那《石榴花开》就像是一个机场的跑道，而《如诗的大地》则是整个机场。“‘跑道’自成体系，独展风采；而‘机场’则气势磅礴，震撼山河……这不仅是在新疆在70年岁月中展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，更是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前所未有的壮丽诗篇。”何建明说。

何建明直言，两部作品创作时的感受完全不一样，“写《石榴开花》时，我进入的是一种柔软、温馨和多情的‘通道’，写《如诗的大地》则像豪情冲入云霄般的广阔和飞扬，那般奇妙与多彩，深不可测，震撼灵魂！”

为了这部新作，何建明多次亲赴新疆采风，用脚步丈量新疆大地，而这片土地

的广袤超乎想象。何建明至今仍记得在一次为期10多天的采访中，自己翻越天山就达3次之多，“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横穿，似乎变得像在北京走长安街那样频繁。”何建明坦言，每一次这样的跨越，都如同一次传奇的旅程。

一路采风下来，打动何建明的人和事实在太多。或许是和田牧民居住地竟有一群百岁老人，或许是沙漠深处流淌着一条清澈的河流。当然，更难想象的是，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湖泊中竟有水生物；而在葡萄林边的沙地里，居然有人在养殖螃蟹……“然而，我最钟情的，还是那辽阔草原上随风旋转的风车，以及戈壁滩上连绵不绝的光伏发电场的壮丽景观！”他动情地说道。

“量体裁衣”成就最佳之作

《如诗的大地》成稿50万字，这数十万字稿件的背后则是大量的海采素材。一直以勤奋高产闻名的何建明，回顾一路创作历程感慨道：“许多报告文学作者一直在说‘走到’‘看到’或者抵达现场，其实这只是基本功而已。”

面对海量的采访素材和堆积如山的资料与知识，如何描绘出新疆人心目中的美丽家乡，以及全国人民所期盼的“大美新疆”，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。对此，何建明说：“难度不亚于攀登世界屋脊。40余年的采访与写作经验告诉我：面对不同要求、不同题材的作品，每一次创作都无现成经验可循，唯有依据所掌握及发现的素材，进行精准的‘量体裁衣’，才有可能成就最佳之作。”

赵德发：观海听涛中书写人性光辉

□本报见习记者 闫昕毓

他以乡土为根，以山海为路，30余年栖居海边，观海听涛既是日常，也是写作的功课；从“农民三部曲”的土地叙事转身，以《大海风》挺进深蓝，赵德发始终把“人—土地—时代”写成一个彼此牵引的坐标轴。新作《大海风》推出之际，他谈写作转向的内因与外部现场，也谈人物从生活到文本的“再诞生”，以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语言的“风与盐”。

书：从土地到大海

对乡土与传统文化题材深耕多年之后，赵德发把长篇创作的视角由“山路”推向“海路”。赵德发告诉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，《大海风》是他“长期从事乡土题材和传统文化题材之后的转型之作”，“转入海洋叙事，核心命题是书写海洋故事，表现海洋文明”。这一“由山入海”的写作路线，首先是题材与风格的延展：从以土地伦理与农民命运为主轴的“农民三部曲”，到以人海关系、航运与产业史为经纬的《大海风》，书与地域信息形成了一条内在连续的思想曲线。在《大海风》中，人物命运与产业更迭紧紧相扣：从马蹄所的渔家子弟，到礼贤书院见识文明交流，再到五桅大船与轮船行的商战布局，叙事始终把个人选择系在时代风浪之中。人物从经世致用的商业路径，被推到“国家生死存亡”的共同命运面前。

“我的生命之根在土地上，血脉来自农民。”赵德发说，即使转向海洋题材，

他也总是用农耕文明的视角加以观照，在比较中鉴别，加深对海洋文明的认知。在他看来，土地伦理关切农民命运怎样借此改善，海洋伦理则着眼人海关系的和谐、资源的永续利用及海洋生态保护。两者并非彼此替换，而是在同一个写作坐标上彼此牵引。在他的创作谱系里，新作并非与旧作切断，而是把旧作的伦理脉搏带入新的叙事空间。当作品将乡土经验注入海洋视野，现代中国的叙事坐标由此扩容。

“中国是海洋大国，有悠久而丰富的海洋文化，我应该关注海洋，让创作走向深蓝。”如果说书与书的延展勾勒出一张文学地图，那么《大海风》为这张地图添了一条通往深蓝的航道。“我居住在海边已经30多年，观海听涛、感受海风，是我生活的一项内容，也是我创作的一门功课。海风习习，碧波万顷，让我赏心悦目；海风劲吹，大浪滔天，让我惊心动魄。”这种切身的体会，最终在“三年‘打捞’”的持续取材后有了成果：他在黄海、渤海长期走访，采访海边老人，查阅史料，把散落的口述、产业与地域信息汇聚起来，纳入故事的主线。这本书因此拥有了“风与盐”的质地。

人：在海风里“再诞生”

“书怎样形塑一个人？人又怎样反哺一本书？”在赵德发的回答里，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问题。作为写作者，他把自己的日常化为“素材”，又把素材的复杂性还原

在何建明看来，像新疆这样的“鸿篇巨作”，若不能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勾连，不能统筹局部与整体、不能将人与自然、当地人民的奋斗与各省市的支援、民族特色与民族团结等多种关系紧密联系起来，那便显得不完整且缺乏史诗般的气韵。“因此，必须以大架构、大思路、大开大合的方式进行书写。”

正是基于此，对于新疆70年的书写，何建明在《如诗的大地》创作中，采用了“‘史篇’‘诗篇’与‘史诗篇’的‘三部曲’”、12个“波段”、36个“章节”来展开。何建明用如诗般飞扬的思绪，串联起新疆大地与时间之间的几颗“纽扣”，通过文学的架构，使其形成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。这不仅是对新疆几十年发展的生动写照，更是对事物发展本质的深刻揭示。其核心在于，借助作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疆发展历程，演绎为一曲瑰丽的时代交响乐，美不胜收，充满无限力量。

发现不太为人所知的新世界

“在新疆，时间常常必须服从于空间。这是在新疆创作报告文学的一大难，难于上青天一般。”创作《如诗的大地》，何建明生发出此番感慨。

“新疆太大，大到你难以想象。”依据自己的切身经历，何建明举例说，我们有时会误以为走到某个地方就足以令人惊叹，却未曾意识到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及其多样的地域特征，实际上是你穷尽一生也无法完全踏遍的。即便是那些在此地生活一辈子的人，也难以遍览其全貌。

“这个时候，我们的‘走到’其实都是‘点’的‘走到’。”何建明表示，对于这个“点”的把握，其实就是作家体现自己能力的时候，“除了精准外，还要有判断和认识局部、以点辐面的本领。”

在创作《如诗的大地》时，何建明曾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达4次之多，“事实上，即便走过10次，也未必能全面了解这片大沙漠的真实情况。”何建明坦言，自己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悟，是因为亲临其境，参观了由中国科学家与石油工人们共同开凿的我国首口万米深井。“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们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片土地的认知，仿佛刚刚开始揭开其神秘的面纱……这种时空上的挑战与趣味，正是在新疆的新发现与新收获。”

事实上，《如诗的大地》一书中有许多精彩的描述，它让人们对新疆有了更多新的认识。在何建明看来，写作者最大的本领并不是简单叙述大多数人都在说的事，而是要发现不太为人所知的新世界。

在《如诗的大地》新书首发式上，何建明呼吁更多的作家投入到新疆题材的创作中，“新疆不仅是自然资源、人文资源的宝藏，也是文学的宝藏。‘走一次写三年’是我的体会。”何建明表示，自己会继续把新疆题材写下去，“接下来与新疆相关的题材是一部少儿作品，探究地球与自然的奥秘。”

一部好的作品，打动读者的不仅是作家所下的功夫，更有其创作中投入的感情。何建明认为，这要看每个人对这片土地所投入的真挚感情和创作的悟性。“每个人对世界上同一件事物得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，写作更是如此。”

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、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等，在济南、北京、上海、青岛等地持续举行研讨会与分享会。读者的关注，说明海洋题材长篇不仅“能写”，且“有人读、有人评、有人研究”。

影视改编带来的“阅读回流”同样直观。根据他创作的《继续与决绝》改编的电视剧《生万物》今年8月在央视与爱奇艺热播，带动原著新版加印和电子阅读热潮。赵德发告诉记者：“很多人不光追剧，还找原著看。电视剧播出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新版《继续与决绝》，一个多月就几次加印，累计销售8万册，微信读书平台上，这本书连续多日都是热搜第一。”他认为，文学与影视“双向赋能”的确是好事，小说提供精神内核与完整故事，影视扩大受众。但他也提醒，“并不是被改编的小说才是好作品，没被改编的，也有大量精品佳作”。

从山路到海路，赵德发把“人—土地—时代”的坐标拉直并拓宽；从乡土到深蓝，他在“风与盐”之间打磨语言的力度与温度。《大海风》写下的，是人物在真实生产与历史风浪中的一次次抉择。在山与海的坐标系里，他把“人”的精神与伦理安放其间，也把中国故事安放其间。谈到未来，赵德发表示：“还有两部长篇小说的计划，争取3到5年内完成。”他直言：“最想突破的主要是题材边界，希望从《大海风》开始，为海洋小说的丰富尽一份绵薄之力。”

时代：海洋题材的回响与前行

《大海风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入选

拉斯洛：时代变迁中拓展文学疆域

□本报记者 李美霖

北京时间10月9日19时，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，71岁的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摘得桂冠。颁奖词称，“他那富有感染力与远见卓识的作品，在末日般的恐惧之中重申了艺术的力量。”

这位以超长句式闻名的作家，不仅有跨越40余年的丰富创作历程，更有多部作品被译介至中国，其创作生涯中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书写，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一抹亮色。

不断刷新文学表达

拉斯洛的文学之路，始终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。1954年，他出生于匈牙利南部小城久洛市，父亲的律师职业与母亲在社会福利系统的工作，为他观察社会底层与人性困境埋下伏笔。1972年高中毕业后，他先后在塞格德大学、布达佩斯厄特沃什·罗兰大学学习，从法律专业转向匈牙利语言和文学专业。

1985年，拉斯洛发表处女作《撒旦探戈》，一举奠定文学地位。这部以偏远农村为背景的作品，以“探戈舞步式”镜像结构与碎片化叙事，成为匈牙利现代文学的里程碑。此后，他进入创作爆发期：1986年《仁慈的关系》、1987年《诅咒》接连问世；1989年《反抗的忧郁》更是

获得德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奖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拉斯洛的创作视野进一步拓展。1994年，他与匈牙利导演塔尔·贝拉合作，将《撒旦探戈》改编为7小时史诗电影，跨界成就电影史经典。1999年的《战争与战争》则通过“档案馆馆员追寻手稿”的故事，探讨“短暂生命与永恒价值”的哲学命题，延续其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追问。

进入21世纪，拉斯洛的创作主题与风格持续深化。2001年《六个晚上》、2003年《北边有山，南边有湖，西边有路，东边有河》、2004年《天底下的毁灭与悲伤》等作品，继续以冷峻笔触审视现实：2007年，他担任编剧的影片《来自伦敦的男人》上映，进一步巩固跨界创作实力；2012年《他不问，他不回答》、2016年《温克海姆男爵的返校节》、2019年《追逐荷马》等作品，不断刷新文学表达的边界。

多部作品译介至中国

拉斯洛的作品以“绵延数页的长句”“意识流叙事”为鲜明特色，被誉为“文学中的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承者”。目前，他有多部作品被译介至中国，由译林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，成为中国读者了解其文学风格的重要窗口。

《撒旦探戈》作为拉斯洛的处女作与代表作，是理解他的起点。小说以匈牙利偏远农村为背景，采用“12章探戈舞步式结构”——前6章倒叙、后6章呼应，碎片化叙事与诗意长句交织。1994年改编的同名电影，以长镜头语言还原小说的冷峻氛围，成为影史“慢电影”经典，也让更多中国观众通过影像认识了这位作家。

《反抗的忧郁》是其反乌托邦主题的标杆之作，被《纽约客》评价为“既有政治层面的警示，也有哲学层面的追问，直指当代欧洲的现实危机”。《战争与战争》则展现了拉斯洛对永恒价值的探索，小说以“荒诞执念”包裹深刻哲思，被英国《卫报》称为“连接短暂与永恒的文学寓言”。

此外，《仁慈的关系》《世界在前进》等译介作品也各有特色。其中《世界在前进》通过多线程叙事，展现社会转型期的人性百态。这些作品的引进，不仅丰富了中国读者的文学视野，更让拉斯洛在中国文学界引发广泛讨论。

读过鲁迅，莫言作品

有中国读者发现，在拉斯洛的书房里，悬挂着一幅由中国书法家曾来德在23年前书写的书法作品。知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表示，这是2002年5月拉斯洛来中国采

访创作期间获赠的。

拉斯洛有很深的中国情结，崇尚中国文化，尤其推崇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作。匈牙利一位汉学家曾为他起了一个中文名“好丘”，将其印在自己的名片上。拉斯洛在中国采访了许多的普通的中国人，比如问“你们读过杜甫吗？”“你们读过李白吗？”类似的问题。

在拉斯洛的创作生涯中，中国文化始终是重要的灵感来源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首次到访中国，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视角——东亚的神秘与厚重，为其作品注入了新的文化维度。

拉斯洛曾在采访中提到，“东方的智慧与宁静，为我打开了文学的另一扇门”。

正如他所言，这种平静也体现在文字的节奏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拉斯洛曾公开表示，自己读过鲁迅、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作品，“鲁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、莫言对乡土的书写，与我东欧底层的关注有着共通之处”。这种跨文化的共鸣，也让他的作品在中国更易引发读者共情，产生跨越地域的情感联结。

如今，随着拉斯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或将迎来新的热潮。他不仅以文学为桥梁连接了东欧与世界，更以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书写，为中外文学交流留下了珍贵的印记。



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匈牙利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2015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，曾获包括科舒特奖、共和国桂冠奖、马洛伊奖、尤若夫·阿蒂拉奖、莫里茨·日格蒙德奖、阿贡艺术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奖项。由其代表作《撒旦探戈》改编的同名电影是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。